

台灣人與台灣黑熊的生與死：「是誰殺了黑熊」

黃美秀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生物保育研究所

hwan0034@tc.umn.edu

tel: 0021-651-646-0661/USA

冷颼颼的冬天又到了，望著窗外白皓皓的積雪，竟思念起小時候最厭惡的冬令「燉補」，記得每回都是被媽媽押著吃完的。此時，我正身在素有美國「冰櫃」美名的明尼蘇達州趕著台灣黑熊的研究論文，而台灣的親朋好友們，則想必相聚圍爐，吃著熱呼呼火鍋。此地的美洲黑熊早已進入冬眠的窩裡，我心繫的故鄉台灣黑熊呢？冬季是一般台灣原住民狩獵的偏好時節，對於沒有冬眠的台灣黑熊，我則希望牠們仍暢遊於山林荒野之餘，千萬得提防注意獵人的陷阱及槍口，不要成了老饕在野味餐廳裡的盤中飧。

民國 89 年 10 月初，報紙出現「六龜山產店 赫見熊掌猴頭」，「玉山國家公園繫放黑熊 恐招不測」的斗大新聞標題。

11 月 21 日在高雄縣政府農業局的協助之下，我趁著下山的空檔，驅車南下去鑑定被沒收保管的熊掌，並取樣作為日後 DNA 的分析。解凍的熊掌，兩兩成對的放於封口袋裡，血色十分新鮮。整個腳掌由踝部關節處直接被截斷，令人怵目驚心。當我看到那小巧的熊掌時，一陣寒意頓時升起，脫口而出：「這是一隻小熊！」柔軟的腳墊上面還有幾個肉色斑，看來好像還沒走過多少山路的模樣，不像成體的熊腳掌墊粗厚地像長繭一般。由四個大小相當的左、右、前、後的熊掌來看，應該屬於同一隻動物。牠的前掌全長不到 13 公分，後掌全長 18 公分，都較我之前捕捉繫放的 14 隻個體還小。我雖為牠不是我所捉過的個體而鬆了一口氣，卻為牠的命運而氣憤不平。

牠的掌部並沒有被鐵夾夾到或套索勒緊的傷痕，所以也無從得知是牠怎麼落入虎口（人）的。我估計牠年齡約一歲上下，有可能還跟著母熊到處學習、認識環境，或是剛離開母熊，正要展開牠獨立的探險之旅。通常母熊在小熊出生後，會獨力育哺幼仔，經過一年或隔一冬季後，在進入牠的下一個第二春之前與小熊分離；因此，開始隻身闖天下的小熊，多少也是一歲半左右。所以，我不得不聯想起如果小熊尚有母熊同行，母熊的境遇又是如何？多位原住民獵人曾告訴我，母熊有時會逗留在被陷阱捉到的小熊的附近，因此也成了巡視陷阱獵人的槍下物。

怎麼捨得殺掉如此幼獸？一個台東海端鄉的原住民獵人曾經告訴我，有一回他的陷阱捉到一隻約 5 公斤的小熊，他「想捉來吃，又捨不得，因為小熊很可愛，像小狗一樣；但放走又很可惜」。後來他下山，叫別人去捉那熊，打算賣錢。那熊掙扎，活捉不成，遂被人用木頭打死。

美洲黑熊在美國 28 州及加拿大 11 省郡都屬狩獵動物，透過政府研究單位長期的族群監測及經營管理，允許民眾購買有限額的執照，開放適當的狩獵活動。

然而，大部分的這些地區都對獵物，採取嚴格禁止商業性的交易活動的法令，無非是藉此減少非法狩獵的誘因。因為「錢能使鬼推磨」，放諸四海皆準。也因此，在北美地區，「活的」野生動物因具觀賞價值，普遍而言要比「死的」動物值錢。

然而，在亞洲地區，這情況則完全相反，這得部分歸功於淵遠留長，影響匹靡的中國傳統的中藥及食補的文化。在眾所周知的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」典故下，最為人知曉的莫過於是自古以來即被視為珍饈的熊掌，一則是權貴的象徵，又有食之「驅風寒，益氣力」的效用。中國歷代的諸家本草經，乃至醫藥大典「本草綱目」對於熊的膽、脂、骨、肉、血的藥效，有詳加記載。熊膽則具有清熱、鎮經、明目、解毒等功效，是名貴的中藥材。加上物稀為貴的情況，黑熊從頭到尾全身都是寶，熊膽粉價格甚至足以媲美黃金。

我在玉山國家公園區域的山地鄉部落，從事獵熊活動與文化的訪查，發現即使很多台灣原住民都有一些獵熊的禁忌，即使極少人專門要去打熊，但是在傳統文化及價值系統逐漸喪失，以及「重賞之下有勇夫」的市場經濟誘因刺激下，「不打白不打」、「看到就打」就變成自然而然的事了。即使在標榜生態保育的當兒，民國八十年代，平均一頭非法買賣的熊或熊部位（膽、掌、肉等），可高達近台幣十萬元。例如，一個高雄縣桃源鄉的獵人告訴我，民國 85 年，他打的一頭熊賣得台幣 16 萬元，或者一公斤熊肉價值 1,300-1,400 元，不就說明了「死後價更高」。這可能是身為一頭台灣熊所無法理解的。

事實上，誠如中國醫藥學院的張賢哲教授（民 86）指出，也有不少科學研究報告指出熊膽的醫療價值，如今市場上也有人工合成的熊膽粉。他進一步指出中藥文化的其一特色便是，可以使用具有相似藥效的替代品，或稱普通貨。因此，在認同保育瀕臨滅絕物種（也包括其他地區的老虎、犀牛等）重要性的同時，我們自是無需藐視我們傳統的中藥文化，況且西方國家目前也興起研究東方藥理及健身的熱潮，但是使用者確有能力在使用其他的替代品，與保護瀕臨絕種的動物之間做一個選擇。如果消費者仍是固執地秉持正牌貨比普通貨好、野生的比圈養的強、自然的比人工的好的觀念，你認為野生動物在此人類文化環境下，會有前景可言嗎？

就食補的角度而言，中國人有迷信吃野味的「食補」觀念，以為野生動物具有奇特精華，吃腦補腦，喝血補血，食鞭補陽，無病也可強身。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王穎教授（民 77）於調查山產店對野生動物資源的利用研究便指出，市場上黑熊的高價位，主要是因其稀有性及進補藥性；而調查的消費者中，竟有半數曾吃過山產，台灣民眾嗜吃山產的原因，不外乎是為了進補、好奇、美味的理由。

殊不知，以前的物質貧困時代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乃是基本維生之道。在今日物質營養豐裕無匱乏，或甚是營養過剩之餘，如果還大談食補或者基於好奇心，在消費刺激市場、市場帶動消費的循環下，只會貨不供需，只會讓現今已淪於地下化的山產店或野味餐廳更為猖獗。別忘了，這些花錢的野外消費者，多半是非原住民的漢人。何況在國民收入所得不斷上揚之時，大部分的人都有的能力享受一桌野味大餐，因此生態保育其實也只是繫於滿足個人的口腹之慾，與是

否著眼於瀕危物種的永續長存一線之間罷了。起碼迄今還沒有研究證明，一支數萬元的熊掌，營養成分會多於一罐綜合維他命。

所以，這不得不讓人相信，人的一個觀念或價值系統決定著一隻熊的生或死；這一念之差，我想也才是關係台灣野生動物保育成敗的的關鍵所在之一。也就是說，真正殺死熊的不是槍、不是獵人，而是我們的彈指之間的一念：在「人我中心」的架構主義之外，我們是否還有在乎其他生物的存續的慈悲心？

總之，成功的黑熊保育，不僅是杜絕非法獵熊活動、減少自然棲息環境的破壞，最重要的還是在於，民眾對於瀕臨絕種的黑熊和我們土地的瞭解、認識、關懷，以及「人熊共存於斯土」的包容能力。